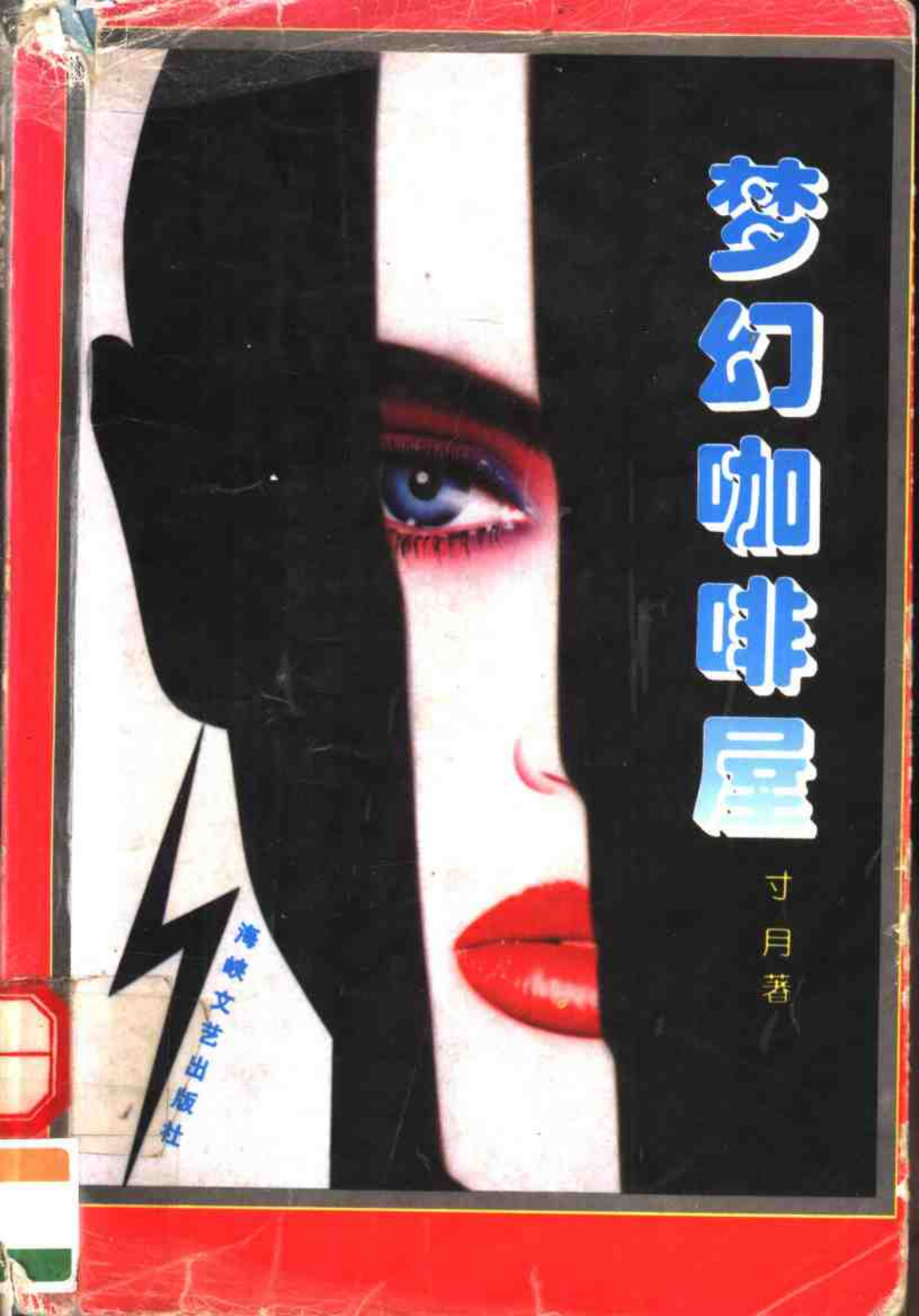


梦幻咖啡屋

寸月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I247/cy

梦幻咖啡屋

寸月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 05 号

梦幻咖啡屋

寸 月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59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泉州正达文化服务中心印刷

(厂址:泉州抚卿巷 11 号 邮编:36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7.125 印张 2 插页 148 千字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80534—791—3

I·686 定价:7.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序	郭风
---------	----

潇洒春秋

静静的甬道	(3)
情与爱	(12)
考卷	(32)
302 女生宿舍	(41)
在故乡的翠柳溪	(54)
一个实习生和她的指导老师	(64)
梦幻咖啡屋	(70)

蹉跎岁月

幽幽玉兰香	(87)
新婚	(103)
车祸	(119)
几呖二则	(123)
李园飘香	(140)

复归.....	(150)
斜阳灿烂的巷子口.....	(162)

慷慨年华

同桌的你.....	(167)
永恒的情愫.....	(170)
潇洒走一回.....	(172)
浮士德情结.....	(175)
买年货.....	(177)
夜半来客.....	(180)
当历史和文化匆匆走过.....	(184)
攀登者的歌.....	(188)
仙人赋于他的.....	(196)
播种春光.....	(204)
“供销虎”和他的钢球世界.....	(207)
跋.....	(220)

序

郭放

记得在七十年代初叶便认识了寸月同志。那时，我刚从闽北农村调回福州，在《福建文学》编辑部工作。那时，编辑部经常约请省内各地一些作者到福州，或至诸如霞浦、建瓯以及闽侯等地参加笔会（当时称为“创作学习班”），进行组稿工作。记得就在这种笔会上认识了寸月同志，并以为她以小说创作见长。如此，时间过去不觉将近二十载。在这样的一段时间内，我并无见到她的机会。但从一些同志的口中，从报端见及她的一些作品中，得知她对于人生理想和文学创作之追求的若干轨迹。她奋发、刻苦、不懈地奋进，使她取得成就和一定的声望。这也许是我个人若干年对于寸月同志的一个总的印象。不过，我似乎还需稍为说得具体点。这便是，我曾听说，寸月同志于八十年代初叶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又先后至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文系攻读文艺理论硕士和文艺学、美学博士课程，并在福建泉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任教直到现在。大概由于教学工作的需要以及在文艺学美学理论方面的探讨、研究，确有所得，乃发而为文，在这种情况下，使得她成为一位文艺理论学者和评论家，其所作《庄子和海德格尔美学思想比较》、《论文艺创作的空白美及其建构》（恕不一一列举）等文艺研究论著和评介作家作品（如陆昭环的《孽债》、《胭脂碧》等）的文章，均有创见，极可喜。不过，寸月同志若干年来，在专注于文艺学、美学的学术研究之余，仍然创作不少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作品。《梦幻咖啡屋》收入了这三个方面的作品。

我由于目力欠佳（患老年白内障），尽我力之所及，读了《梦幻

咖啡屋》的大部分书稿，使我最是感动的是，寸月同志虽然在高校任教，且专注于学术研究（这是重复的话了），其作品看来却绝无脱离社会生活之弊。收在本书的报告文学作品，固然是描绘改革开放大潮中某些企业家、改革者的形象，即使是那些散文也无不是当代知识分子生活中所出现酸甜苦辣的心态的观照和记录。至于小说，我觉得更是颇有特点，这便是作品深切地反映当年在极左思潮的阴影下生活的“知青”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生活和观念的变化，我以为这更是一种时代和历史的文学记录。此外，本书收入《李园飘香》，这是寸月同志最早所作的小说，也是我在上面提及的，我最初认识她时，大概就是读了这篇小说，才得到她以“小说见长”的这一个印象吧？此作写于1973年，收在书内，也算是一种纪念吧？

寸月同志的作品在艺术上也颇具个人色彩。比如，小说《静静的甬道》中，有如下的一段描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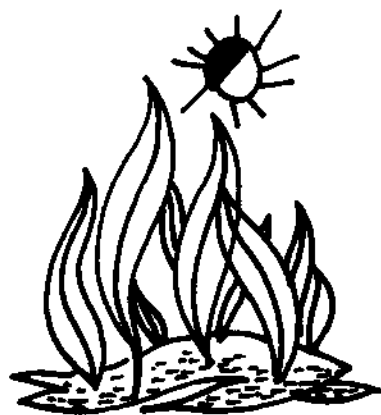
那曲曲扭扭的云朵多像一头刚出犄角的小鹿，它仿佛在追逐太阳，可是为什么跑得那么慢呀！啊，近了，近了！它全身染上红色了，它变得金光闪闪了！可是它怎么变形了，变得多丑呀，像一只丑小鸭，可它还是追。完了，追不到了，太阳沉到山那边去了。噢，它怎么燃烧起来了？多美呀，像一只，不，像两只凤凰。对，像涅槃的凤凰，在烈火中焚烧自己。它们能得到再生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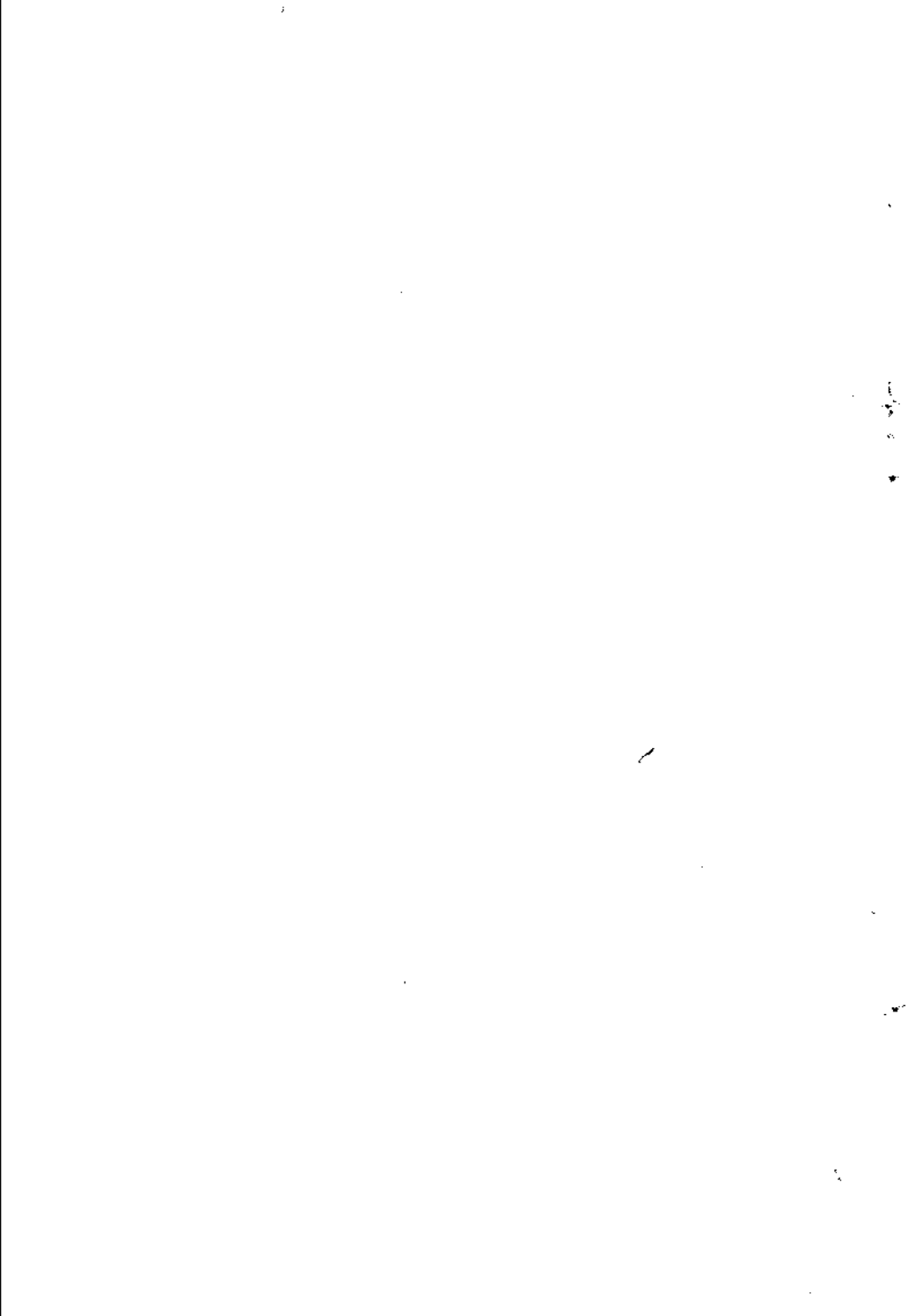
极富想象力、联想力，写得奇丽，又写得从容，像散文诗，又有如童话。然而这种黄昏云景和太阳的描绘，是与小说的情节发展和“提示”有关的。这里，显出作家的高超的艺术才智。

书不尽意。就此结束“序言”吧。

1995年6月9日，暮年始知反思之日，福州汗颜斋

滿
洒
春
秋





静静的甬道

那曲曲扭扭的云朵多像一头刚长出犄角的小鹿，它仿佛在追逐着太阳，可是它为什么跑得那么慢呀！啊，近了，近了！它全身都染上红色了，它变得金光闪闪了！可是它怎么变形了，变得多丑呀，像一只丑小鸭，可它还是追。完了，追不到了，太阳沉到山那边去了。噢，它怎么燃烧起来了？多美呀，像一只，不，像两只凤凰。对，像涅槃的凤凰，在烈火中焚烧自己。它们能得到再生吗？

潇潇仁立在教学楼的台阶上，默默地领略着大自然生命的运动，心里不禁涌起一股冲动，真想写一首诗，或者唱一支歌，赞美这诗人们赞美过无数次的夏日黄昏。然而就在这时，几缕不知从何而来的乌烟升腾起来，眨眼间就蒙住了天边，一副绚丽的图景被破坏了，潇潇不禁皱紧了眉头，慢慢地走下台阶。

等她再抬起头来，那乌烟已随风消失殆尽，天空又是那么灿烂，那么美妙，那么乐趣无穷。

校园静悄悄的。同学们早就吃晚饭去了。只有水泥球场上还有几个球迷，在咚咚咚地掷着篮球，那声音格外响亮、震耳。膳厅通往宿舍的坡上，已经走下了一群群拎着热水瓶、甩着饭盒的小伙子和姑娘，他们激烈地争辩着什么，是在讨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抑或是年轻诗人们的朦胧诗？大学生们总是这样，他们会抓住任何机会，继续那没完没了的探讨。

潇潇都是到这时才去吃饭的。她受不了膳厅那使人窒息的热气、人气、汗气和蒸气。膳厅里拥挤着一千多人，而潇潇总感到自己

的手脚特别笨，无法在蒸笼边、在卖菜窗口、在洗碗槽前以及在开水桶旁的人墙中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只能“望墙兴叹”，常常得等到人们都撤退了，她才能挨上去，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不，不能把时光白白抛掷在这上面。她改变了策略，每顿饭推迟半个钟头去吃。那时，绝大多数人吃完了，膳厅里空旷了许多，也凉快了许多。何况在大伙儿都去吃饭时，自己独自一人坐在那空洞洞的分外安静的教室里，可以不受任何干扰，专心看书，写东西，日积月累，那会多学多少东西呀！真的，那短短的半个钟头，真抵得上半个下午。

从教学楼到食堂是一条美丽的甬道。甬道大约有两百米长，铺着水泥，两旁整齐地种植着挺拔的阔叶桉和笔直的棕榈树，那棵棵数丈高的树干仿佛快要插入云霄，浓绿的叶片把整条甬道荫蔽得凉快而又清爽，恍若一条绿色的走廊。漆漆多么喜爱这条甬道啊！她在这条甬道上已经走了三年多，然而每一回走过她还是那么留连忘返。饭后散步，她也总是爱上这条甬道来，从这头走过去，又从那头走过来，边走边想，海阔天空地胡思乱想，安宁、平静，谁也不会特别去注意她……

“漆漆——”

谁在叫她？她一惊，抬起头来。看见甬道旁的操场上，一位婷婷的女同学停下脚步，一边甩着花尼龙袋，一边低着头踢着面前的砂子。一个长得挺帅的男同学，从后面赶上来，很快就跑到了她身旁。

原来是叫洪虹，不是叫她！什么洪虹、漆漆、冰莹，……这些名字叫起来为什么总是这样相像？好几次她都听错了，弄得好狼狈。她笑了笑，把头转过来，可是那对“朋友”隔着树干从她身旁经过时的说话声，还是清清楚楚地飞进了她的耳朵：

“洪虹，我到处找你……晚上七点半的‘大篷车’，我买了票了！”

“我看过了！”

“看过了？……那么，那么……就陪我再看一遍吧！”

“我不！”

“瞧你，瞧你，这么不近人情……”

“好，我不近人情，你别来找我！”

“不不不，我说错了！求求你，陪我再看一遍，看完电影，我们还……”

声音听不见了，他们走远了！不过津津不听也明白，看完电影，他们要干什么。学校里的每一对恋人，都是这么一回事。八九点钟就结束的电影，往往十一点多她从教室自修回来，她们还没回宿舍。她不禁有点为自己庆幸，幸好她没有恋爱可谈，要不然，一个晚上四五个钟头的宝贵时光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滑过去，多可惜呀！

不过，津津并不是清教徒，如果有现成的恋爱可谈，她当然也很想谈，她毕竟已经二十九岁了。看到同宿舍的姑娘们——比她年纪轻的——一个个都有了男朋友，她就有点自卑。是的，长到二十九岁了，居然还没有一个男孩子给她递过一封情书。怪谁呢？怪自己。津津长得确实不大好看，皮肤不白，眼睛不大，鼻梁也不高，再加上不善于打扮，在姑娘们当中，容貌算是最不突出了。而且年龄大。她是文革前的最后一届小学毕业生。文革中读的中学，中学毕业后就下乡了。由于父母的问题迟迟没有落实，她也就迟迟不能上调，没有工作当然也就不想随随便便地找男朋友。而如今现代化的青年，谁不想找个年轻貌美的女朋友，像她这种貌不扬的“老处女”（她的心不禁颤抖了一下：难道真成了老处女吗？）自然无人问津。还有，她也太呆板。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曾在《闲情偶记》中说过，一个女人，只要有三分姿色，再加上七分魅力，也就够出众了。可是她连魅力也缺乏。（魅力从何冒出来呢？她至今还不知道。）再则，她也不想费力去往恋爱线上冲刺。她觉得，与其把力气花在那上面，勿宁把力气花在攻书上。她已经二十九岁了，还没能实实在在地做一点有用的事哩……不不不！再也不能胡思乱想了！上了大

学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就要抓紧时间多学一点东西，毕业后才能有能耐干点真正的事业呀！

啊，二十九岁了！这真是一个可怕的年龄！再过去是什么呢？三十岁！孔子说：“三十而立。”她能立起来吗？啊，不！她不能让二十九轻轻地滑过去！她还不能立！她还不到三十岁！她要抓住二十九，抓住它，抓住它……

唉，为什么是二十九而不是十九呢？是的，她要是刚刚十九岁该多好啊！十九岁，那是一个多么光辉灿烂的年龄！她可以有那么多的时光汲取知识，也可以从从容容地交朋友，因为，她毕竟只是一个小姑娘，而不是——“老处女”（她的心又颤抖了一下）。对了，对了，说她二十九岁了还没有一个男孩子给她递过情书也不符合事实。她有的，她有过的！他是她中学的同学。他们俩都对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感兴趣，在那一片空白的年代里，他们四处搜罗书籍来看，然后互相交换，然后互相争论，然后互相赠送自己写的小诗，然后……毕业了，下乡了，他们分道扬镳了，一个南，一个北。他给她写过许多信，每封信后面都附有一首诗，有的长，有的短。他的诗写得比她好，比她好多了。她相信他可以当一个诗人，一个很好的诗人。但他们谁也没想过要把那些诗拿去发表。他和她通了三年信，她的信中充满幻想，她幻想有一天他们一块儿去上大学，再在一块儿讨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还有拜伦的、雪莱的、惠特曼的、泰戈尔的……然后再到什么研究院工作……他的信却总是那么实在，他那么详细地介绍他们的生活和劳动，他说有不少知青在农村成了家，和农民一样春种秋收，生儿育女，在这偏僻的山区中，只要够吃够穿，又不必介入社会上那瞬息万变的斗争风云，倒也其乐融融……他们都知道彼此的心，然而他们谁也没有提到过那件共同关心的事。有时她也真恨他，为什么他不先开个口呢？从来都是男孩子先开口的。他没提，她又怎么好意思先说呢？可是三年后的有一天，他忽然来信说他和当地的一位农村姑娘结婚了。然后

说，三年来，他一直偷偷地爱着她，也许这一生中，他唯一爱过的只是她一个人。可是他不敢向她表白，他说他们的思想看法相差太远，又说他们的家庭条件相差太远，她的父母虽然受过冲击，但她毕竟还是一个干部的女儿；而他是一个右派的儿子，是一个五类分子的儿子；她的前途还很远大，而他的前途只有到此为止。总之，他有自知之明，他不能误她，他有一千种理由可以说明……但是她愤怒了！她恨他，从此，她心凉了，再也不给他写信了！

然而，冤家路窄，今年寒假，分别了六年的他们竟在家乡的车站相遇了。在拎起地上的行李准备排队上车时，他们同时认出了对方。她怔住了，他也怔住了！她发现他变得好厉害，颧骨高耸，头发蓬乱，眼睛大而无神，老多了，憔悴多了，完全不是当年那个血气方刚的蓬勃少年了，要不是她，别人准认不出他来。是岁月催人老呢？还是生活逼人老？她有点辛酸，带点怜悯地瞅着他（她早就原谅他了，她是很容易原谅人的），第一句话就问：“你为什么——不考大学？”不知为什么，她总认为他应该去考大学的——凭他的文才、他的学识，粉碎四人帮后又有了这样难得的机会——可以凭考上大学了，为什么他要放弃呢？

他淡淡地一笑，指着身边的两个小孩说：“孩子都这么大了，我也……老了！”什么，老了？她差一点叫出声来，刚刚三十岁的人，就说——老了！她终于明白了他们思想上的差距。是的，他确实老了，心老了！在生活的风浪中折断了翅膀，他不想奋斗了。他只要一个小巢，一个温暖的安定的小巢，同任何生物一样平平稳稳地走完自己的生活道路，就可以了！她到这时才真正明白他们的思想看法已经相差太远，即使是生活在一起，又怎么能谈到一块呢？

“漾漾！”

不是叫她，别再听错了。她没抬头，仍然慢慢地走着。

“漾漾！”

怎么叫得那么响！她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原来是同班同学黄

道年。

“想什么心事想出了神，叫了三声才应？”

黄道年是个老乐天，见了面总要逗两句。她窘住了，半晌才说：“对不起……”

“没什么，开个玩笑。还没吃饭吗？得去吃了，别读得太迟，身体要紧！”

这一回，黄道年说的可是真心话。她有点感动地点了点头。黄道年夹着讲义夹，对她很可笑地鞠了个躬，步履匆匆地走了。她知道，他又要去哪个偏僻的角落啃《中国古代音韵学概论》了。他是个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娶了个农村妻子，生了孩子，本来打算一辈子“扎根农村炼红心”的，没想到居然有机会考进大学来了。她真佩服他。他基础扎实，书念得轻轻松松，三年来，门门功课全优，还自学了俄、德、英三门外语，在“古代音韵学”的研究上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曾经在学报上发了两篇论文，听说还有一篇论文全国性的理论刊物要用。人人都说他是一个做学问的人，有很强的事业心。要不是那十年，也许他已成了音韵学博士。而且，他看上去多么年轻，容光焕发，整天乐呵呵的，校运动会上，还为班级争了几十分。说真的，光看容貌，谁会相信他是一个年近三十五、家庭经济拮据的“爸爸大学生”呢？她想不透，到底是什么力量，使这位“老来中举的范进”具有这么强的活力？

她不禁有点黯然，她跟他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了。她的中学课程，全部是在文革中读的。那时，除了教育革命大批判，就是学工、学农、学军，书本上的知识，没读多少。如今她拼命地追呀，赶呀，才勉强赶上了他们。她有时也真恨自己“生不逢时”，要嘛早一点出生，像黄道年那样的“老三届生”，得以在中学系统地学几年知识；要嘛干脆迟一点问世，像这些十九岁的小青年那样，年少单纯，记性好，即使从头学起，也还有的是时间。然而，韶华易逝，时不我待，毕竟是二十九岁了。可是黄道年多年轻啊！看起来比她还年轻。他

干吗那么快就结婚了呢？二年级时，那个胖胖的又酷爱跳舞的杨唯芬不是曾经一度狂热地爱上他吗？杨唯芬也真是的，人家已经严肃地表明自己是有家室的人了，她还执迷不悟。黄道年也真有他的，丝毫不动心。真想不到，平时那么活跃的一个人，在这件事上却固执得近乎古板。不过，也许他这样更令人敬爱。他要是还没结婚该多好呀！……

“砰嘭！”这么响！谁摔倒了？漾漾吃了一惊。她跑出甬道一看，原来是尤丽丝穿着旱冰鞋，正在水泥球场上学溜冰。

“来呀，漾漾，来几下吧？”

尤丽丝也看到她了，伸手招呼道。

“啊，不不！我还没吃饭呢！”

漾漾忙退回甬道，背后飞来了尤丽丝的嘲笑声：“书呆子！”“不懂生活！”“怪不得……”“哈哈哈哈哈！”

漾漾非常恼火。她笨口拙舌，不善于针锋相对地给予反击，而且她也没时间跟人家拌嘴。她早就学会了容忍，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她可以容忍一切事物一切人。但她是人，有着人起码的自尊心，她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眼泪几乎涌了出来。她不明白，大学生就是要读书的，为什么多读一点书反而要遭人非议呢？难道像尤丽丝那样尽情地玩呀，打扮呀，谈恋爱呀，才是生活？才是活生生的人？

然而尤丽丝就是这样生活的。刚进校那阵，她曾经发疯似地学游泳，然后是发疯似地学跳舞，华尔兹，探戈，迪斯科，以至摇摆舞，什么都学一点；然后是发疯似地学流行歌曲，一上完课，马上溜回宿舍打开立体声三用机，一边吃蜜饯，一边哼着，什么《疯狂世界》、《秋，静静地徘徊》、《给我一个吻》；然后是发疯似地学溜冰，早出晚归，甚至连中午都不休息。要是这些花样全玩腻了，就来个“奥勃洛莫夫”第二，一天二十四小时，她可以在床上呆三分之二时间，似睡非睡，懒洋洋的，好像得了十年不愈的大病。要不然就是精心地修饰和打扮自己，她的床头摆满了各式各样装璜精致的珍珠霜、面

友、发腊和高级香水。她的发型和服装不断更新，一会儿是圆髻宽腰窄裤管，一会儿是披发窄腰宽裤管，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她还时不时地托人去长乐买把自动伞，去晋江买条尼龙裤，去厦门买双皮凉鞋，拿到宿舍展览，让大家品评、鉴赏。最使津津惊讶的是，尤丽丝非常擅长谈恋爱，谈一个吹一个又谈一个，就像小时候她在玩吹肥皂泡的游戏一样。她一直弄不明白，她的感情为什么这样廉价，来得快去得也快，好像一阵风，一场雨，一道闪电。要是她可不行。她跟他断了联系之后，那种难受之情久久都恢复不过来。如今尤丽丝又找了一个男朋友，这一回大概不会再吹了吧！因为人人都说她和她的男朋友是全系最理想、最幸福的一对：两人都是文科大学生，志趣相投；父母亲都是十二三级干部，门户相当；家里都有一两套房间和各式各样的家具，……可是她平时从来也不复习功课，她有一个逻辑：“大考大念，小考小念，不考不念”，直到临考的那几天，她才唉声叹气怨声冲天地开了几个夜车，仿佛是替别人去受罪。她也不及格过，但她毫不在乎。如今四科不及格才留级，两科不及格才算肄业，而且这次不及格，补考了还不都及格了！因为老师也不敢过份为难她。

津津很奇怪，她那么不爱念书，为什么要上大学呢？她不明白她到底是怎么考进来的？她想不出她毕业后到底能干什么？当中学老师，教学生游泳？跳舞？唱流行歌曲？或是溜冰？不不，她不会干中学老师，她说过了，当中学老师太苦，乏味透顶！那她到底想干什么？“我自有地方好去！”她那狡谲的眼睛里闪出得意神色。“轻松、快活、自由……”是的，她也许会有这样的地方可去，可是这样活着有什么价值呢？她能真正投入地干点事业吗？不，她不屑干！瞧她说完时还用眼尾瞟了瞟津津，那意思像是说，瞧你念得多苦，念得连个男朋友也没有，毕业后保不准还混不上一份像样的差事呢！苦行僧！津津的血涌到头上来了。

她心里十分难受，说不清是为自己难受，为尤丽丝难受，还是